

伯牙琴

乃



伯牙琴

伯牙琴自序

余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
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
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
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欽定四庫全書伯牙琴提要

臣等謹案伯牙琴一卷宋鄧牧撰牧字牧心錢塘人宋亡不仕至元己亥入洞霄止於超然館沈介石爲營白鹿山房居之後無疾而逝牧與謝翱周密等友善二人皆抗節遯迹者嘗爲翱作傳爲密作蠟屐集序而翱傳敘交情尤篤臨卒適牧出遊翱作詩有謝豹花開桑葉齊戴進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之句九鎖山人牧別號也其志趣可想見矣密放浪山水著癸辛雜志諸書每述宋

亡之由多追咎韓賈有黍離詩人彼何人哉之感

翱西臺慟哭記諸作多慷慨悲憤發變徵之音牧

則惟寓屋壁記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

感餘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侘傺幽憂不能自釋

故發而爲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宗旨多

涉於二氏其君道一篇竟類許行並耕之說吏道

一篇亦類老子剖斗折衡之旨蓋以宋君臣湖山

遊宴紀綱叢脞以致滅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覺其

詞之過也是集前有自序後有自跋以知音難遇

故以伯牙琴爲名跋稱詩文六十餘篇此本惟文
二十四篇并序跋爲二十六蓋佚其詩一卷也未
又附沖天觀記超然館記清真道院碑記三篇題
曰補題而清真道院碑記末有大德四年庚子錢
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字知後人從石
刻鈔入非集所本有自跋稱平生爲文不止此是
一證矣

鄧文行先生傳

洞霄宮圖志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
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
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歲丙申至
越山陰脩竹王公延致陶山書院己亥還錢塘入餘杭
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禦寒暑遇異人受脩鍊法至
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
憚遠塗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
餽弗爲其自重如此住山介石沈公爲營白鹿山房石

室顛居之最深處扁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甚
左右植梅竹與五巨松相閒每云山居占勝不啻足矣
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鎖沖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爲
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
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墓踰半月亦無
疾而化信然瘞劒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
爲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彙傳山中衆稱曰文行
先生

贊曰石室之顛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爲公

結構扁曰空屋潤色吾教表章林谷玉樓有召金丹
已熟若此仙才誰其可續

伯牙琴目錄

文二十九首

見堯賦

君道

吏道

名說

寶說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仙身琴
楚佞鬼

元無人傳

謝臯父傳

寓屋壁記

逆旅壁記

永慶院記

友古齋記

集虛書院記

亦山齋記

冲天觀記補

超然觀記補

清真道院記補

昊天閣記補

雪竇游誌

代問道書

蠟屐集序

張叔夏詞集序

鑑湖修禊序

西湖修禊序

洞霄詩集序

補

代祭和靖祠文

代祭胡葦航文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詩十三首

寄友

補

漢陽郎官湖

補

九鎖山十詠

補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

補

附

文行先生傳

伯牙琴目錄

伯牙琴目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伯牙琴

錢唐 鄧牧 牧心著

見堯賦

吳君自號漁隱富春老儒也以見堯名齋
予爲賦之

古有聖人作君作師憂民之溺由己之溺憂民之飢
由己之飢故能治九年之昏墊播艱食於烝黎其德
澤所浸如時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陽之熙蓋聖
人在位問之朝野而朝野已不知今也寥寥數千載

之下悠悠我思先生見之若之何其先生不言浩然
長噫余請逆先生之志而爲之辭昔者芒芴之間無
形之忽化而爲有形也圓而在上者蕩蕩乎無涯方
而在下者廣廣乎不可圍紛而處乎中者繇繇乎淫
淫乎其相攜而相持蓋終古而融結豈隨時而變移
瞻四方之無窮感吾生之有期旣不得遊於康衢見
堯服之微又不得廬於平陽見堯風之遺撫河洛而
念禹功揖南風而思舜詩今吾仰而觀天見日月星
辰風雨霜露之晃曜沾滋則必憮然歎曰昔堯之事

此天也蓋嘗欽若歷象而授人以時今雖不見其端
黻冕以事上帝亦想見咨汝羲和之心事兢兢祇祇
則吾俯而觀地見山川草木羽毛鱗介之崔錯柴池
則必愴然傷曰昔堯之治此地也蓋嘗平水土烈山
澤使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今雖不見疏河瀹濟決
汝排淮之神績亦想見十有二州之制度昫昫齊齊
又吾中而觀人見君臣父子典章文物之雍容委蛇
則必感然憂曰昔堯之愛此人也蓋嘗使契教人倫
有典樂之龍有典禮之夷今雖不復見垂衣裳之化

然寤寐思服若將見都兪吁咈之氣象堂堂巍巍吾
進吾簞豆而餐也則見其糲梁與藿藜吾正吾章甫
而出也則見其黃收而純衣吾倚吾華門圭竇而以
爲安也則見其不雕之樸桷不析之素題在萬世以
如見豈蘭陵之我欺舜之見堯見於父子之間存沒
之遺君之見堯乃見於君民之隔絕今古之乖睽爲
舜者慕爲君者悲嗚呼茫茫九原龍蛇居之衣冠禮
樂之封交鳥跡與獸蹄洪水之患豈至此聖人不復
起已而已而嗚呼高高巢由言危行危捐讓之水燋

然恐汚牛腹若高論怨誹離世異俗今君其庶幾所得同者巢由之心所不得同者巢由之時陶唐世遠吾將誰歸嗚呼千萬世一日之所推千萬人一氣之所爲死生不出於天地之間變化不過乎人物之孽反覆終始孰知端倪安知君不嘗見堯於黃屋清問之上堯不復見君於耕田鑿井之卑雖然請妄言之矣吾願君澡雪而精神寧極而天機而與四子者逍遙乎無何有放蕩乎遙恣睢御六氣之辯而道不窮游四海之外而物不疵此君所耕之山卽藐姑射之

陽所釣之澤卽汾水之湄堯固將往見君矣君何以見堯爲哉

君道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而後世以爲樂此天下所以難有也生民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天下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梁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堦三尺茆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爲衢室之訪爲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

下民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不幸而天下爲秦壞古封建六合爲一頭會箕斂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爲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

舜也秦也爲分而嚴爲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
後世爲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爲乃不
過如秦何哉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
或不亡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
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之所好聚
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夫
鄉師里胥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爲
者利不在焉故也聖人不利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
獨以位之不得人是懼豈懼人奪其位哉夫懼人奪

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日以盜賊爲憂以甲兵弧矢自衛邪故曰欲爲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爲君欲爲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嘻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世則亂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揀之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

吏道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

縣令其次爲佐爲史爲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古者軍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爲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小大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肖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

則亦竝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
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閒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
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
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
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
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
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
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
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

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
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
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爲民
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
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名說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
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恐天下之人挾其
所長有以軋己於是毀之爲不足道爲不足與吾竝

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爲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過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得爲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爲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

在己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
尊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爲道德之
累也奚其高且尊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已
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
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
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嬖人臧倉毀孟子
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
毀者之惡歟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
是非必欲爲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

不取如知語默之爲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於己爲盛德於人爲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於己爲薄德於人爲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寶說

天下有至寶貴甚夜光重甚垂棘而未易識者一介之士是已珠隱於蚌玉藏於璞與螺蛤瓦石未始不類然剖之鑿之愚者知爲珠與玉一介之士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蘊諸其心胸非如蚌可剖璞可鑿也脫

使得天下高位則禮樂興教化成天地清寧神明降
格民物阜殷舉天下至美願見不可得者坐而致之
其爲至寶豈止如夜光垂棘一可玩而已哉奈何一蚌
一璞至微蘊諸大山至高滄海至深天下盡心力求之
鮫鱐虎兕有所不避故爲珠玉者迄未嘗不得遇一
介之士與人類竝居其求之甚易非有高深足以勞
其力異類足

目棄非如藐然

無情之物委諸遐僻幽深而遂已天下旣無求於此
方且鄙薄非笑不得與螺蛤瓦石均爲有用何也夫

一事成敗一物完毀莫不有數行其閒豈有天地大
運治亂廢興非是數所爲者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
之大運豈人力哉舉天下非蠢謬無知孰不能憂亂
思治哀廢樂興及治亂興廢所分日與同處而卒莫
之識則是窮天下智慮卒無以自別於蠢謬無知亦
可哀已故嘗謂一介之士未嘗絕於天下天無日月
星辰空然氣耳地無山河草木莽然塊耳人無一士
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蠢然萬物耳日月星辰未嘗
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日不著乎地一士

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乃不得常爲人類所宗何人
類不幸獨不得如天地之粲然有章炳然有文也要
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亦未嘗一日不與日月星辰
山河草木竝立不悖特顯晦不同耳當天運之泰則
達爲稷契臯陶伊傅周召及天運之否則窮爲夷齊
孔顏長沮桀溺故雖窮而在下未嘗不隱然爲扶植
人類地使一日無所扶植人之類絕滅久矣天下之
士常陰被一士之澤而不自知也世之假士自名者
侈然曰我良治天下國家世亦徒以爲士且惡知真

所謂士者與天地相爲表裏豈易得哉一介之士足以關係天地大運者世既不之識而號爲士者又眇然不足道則是通天下之惑有甚於瞽其何以救之後之欲治天下國家者其亦以求夜光垂棘之心而求一介之士則天地大運不可得泰乎然亦曰有數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越人道上遇狗狗下首搖尾人言曰我善獵與若中分越人喜引而俱歸食以梁肉待之禮以人狗得盛

禮日益倨獵得獸必盡啖乃已或嗤越人曰爾飲食
之得獸狗輒盡啖將奚以狗爲越人悟因與分肉多
自與狗怒齧其首斷領足走而去之夫以家人豢狗
而與狗爭食幾何不敗也

楚佞鬼

楚佞鬼有鬼降於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
而人衆愕然共命唯謹祀之廟旦旦薦血食跪而進
之將弊市井亡賴附鬼益衆以身若婢妾然不厭及
其妻若女鬼氣所入言語動作與鬼無不類乃益倚

氣勢驕齊民凡不附鬼者必譖使之禍齊民由是重困天神聞而下之忿且笑曰若妖也而廟食於此作威福不已爲興疾霆碎其廟震亡賴以死楚禍遂息彼以鬼氣勢可常倚哉

元無人傳

西湖之陽有畸士不詳姓氏自稱元無人其言曰昔予祖父所出與少所學業具能識以難故遯逃山谷閒予心惴懼若得陽里華子疾今皆忘之有物在吾上空空然捫以手弗及或告予曰其名天有物在吾

下廣廣然踐以足弗窮或告予曰其名地又有光景
之麗乎空空中者又有形象之突乎埴乎廣廣前者
或不盡以名告又有物與吾竝交交然憧憧然往來
且不已以目計之不得其數或告予曰其名人自是
三物者入吾胸腑予明而闢目已紛芴錯委而與予
心鬪予晦而闔目則四方上下不召而至不觸而應
而與予夢爲接予怠且病則有教予曰子之未生子
目安有雖有三物子安從知今子旣生子形日與三
物居而使交於目接於夢病於其心猶噓鏡以氣渥

水以泥則惡得無累犀牛之角豈有月哉得月而翫
之月生其角欲復爲完角不可得已今此三物旣生
子胸腑安得復爲完心曷不及子未生明不得而見
晦不得而夢子之初心空然如太虛孰能病焉子病
愈行歌而去曰元無人風爲馬兮霆爲輪上天下地
三千春俯視萬物如游塵一聚之蟻胡不仁鼠肝蟲
臂爭紛紜折股裂喙墮其身天機日淺嗜欲深翛然
長嘯登層雲交友混沌捐大鈞百千萬世名無聞名
無聞元無人

謝臯父傳

謝君名翺字臯父延平人蚤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
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
僅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懣成疾以子
粗達時務委而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
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閒積十四五年指受館下
生粲然進於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
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
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

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
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
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
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乃起謝曰君不肖區區
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
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
歸杭君已絜家錢唐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
篤信好學也已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閒君病篤望牧
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芊生藥草肥

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
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爲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
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
下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
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積不平之氣壹宣於文讀之
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煢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
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
藁以傳後者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之曰上世
之士以文取顯耀而君窮於文痛哉臯父痛哉臯父

寓屋壁記

杭往建國湖絕境竝湖而家數千率貴臣邸第毀民
舍入者十九惟佛寺僅存易世已來歌臺舞榭日就
頽圯僅存者或闕而廣良有天數壬午秋余卜數椽
葛嶺下面湖背山景象清美是屋介兩寺閒故往不
爲強有力者所并鄰第迄毀故今得湖山最多俯仰
三十年非偶然者客過問曰西湖一勺水閱興廢多
矣向之鬪豪競奢而今安在吾始也未生本無父母
兄弟妻子而今也良有目欲美色耳欲聲音身欲寧

居忽忽百年後墳墓生荆棘廬舍爲瓦礫前日搖精神
逐瞽者欲安知至此君知其說乎畫舫日數百登酒
肉載歌舞朝出水滸夕去城闕去則不知所之君據梧
而觀亦有悟乎余亟取離騷案上鼓唇歌之謝客曰子
往矣毋落吾事

逆旅壁記

己亥季秋余以貧故館逆旅樓廣不二丈深不八九椽
牀榻几案外無餘地瓶無粟衣弊履穿漫不省日得尊
酒醉吟而已或者問曰丈夫生不願仕猶當置

田數千頃築五畝之宮爲子孫門地子居逆旅之舍
若將久焉何也余笑應曰子惡乎知予哉余家世相

傳不過書一束雖不敢謂盡古人能解然游公卿莫
不倒屣行鄉里莫敢不下車自以爲富貴不足致方

欲南道三湘八桂行溥海乘桴略博桑登魯泰山發

古封識讀

案此下疑有闕文

馬冀北西游入秦過昧谷觀日

之所入十年然後歸使營一丘一壑老焉今旣不得
如意且臥琴挂劍歌詩縱酒暫爲斯樓遇使數百年
後父老過其下者思而稱之何必爲子孫計門地之

大莫大於劉漢中李晉陽矣傳世不數十子孫已無
置錐子謂求田問舍爲足以遺子孫邪曰唯余又曰
六骸耳目非吾有也自天地委形而不得與之遺及
大化之往如土委地向之欲高名厚利彊有力者而
今安在子謂足以久居乎哉是小逆旅也曰唯余又
曰天地者萬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幾何百千歲其
閱萬物亦多矣計萬物之在天地間隨世隨化乃如
劍首一吷子謂足以久居乎哉是大逆旅也曰唯然
則逆旅之舍獨不可以久焉乎哉因識諸壁

永慶院記

歲丙戌夏余游杭永慶院主僧勤肅余請云某平日
勤瘁不以營吾私罄所儲得史氏故宅闢茲道場所
以酬四恩潤三有非徒游居寢飯而已將旬諸當世
大手筆必子毋讓爲識之曰由杭北郭外驛道行七
八里西折走羊角埂達草營巷是爲院凡屋百二十
有七楹地三十畝有奇相舊制或因或革經始甲申
良月越歲有八月成嘻史故世臣也及其殷時樹棨
戟寘車蓋赳赳在門峩峩在庭燕婉綽約在閨闈臺

榭之上疲於聲伎庖廚之下飫於珍羞物無常主忽
其易人還面而思夢邪覺邪於是殿其陽以奉佛堂
其奧以演法貝葉晨唱木魚晝鳴左香積右雲會文
室巍然壓其後境界變遷榮華消歇蒿目而觀之覺
邪夢邪然則廬一也可宅可寺顧其主人一也可凡
可聖唯其心又非夢覺所及而說偈言

一切境界如幻如夢了無一法何有變動妄有諸見
爲境所移日改日化匪察匪逃如空中花維目之眩
空本無花惑我真見今也伽藍昔公相居當其泰奢

清淨如如維此如如不成不壞是爲眞寶萬古恆在
不住名客住名主人盡未來際轉大法輪

友古齋記

錢君德平吳越國王後也性嗜讀書扁友古其齋請
余記余聞所謂友者其志同其道合也愈已不得以
言友不愈已若不足以爲友使抱關擊柝友列國之
君蓬戶桑樞友千金之子人必惑之古人遠矣辭色
弗相接出處弗相及聲名事業又弗得同日語君今
人乃奮乎千百世下強與爲友豈果前所云者君曰

吾取友斯世也多固不敢以人爲不己若又幸愈於己者退然友之幼而入學以至於居鄉以至於往來東西槩乎有所益矣安得遺所見而追所聞哉顧孟氏子以爲友天下善士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者竊有慕焉故吾讀古人詩則李杜之羈窮韋柳之放達李陵蘇武之慷慨激烈如支頤搖膝在我左右以爲未也則讀古人文章又如與漢太史公唐韓柳宋歐蘇王黃輩終日辯論而弗已則猶以爲未也正冠肅衽取聖經賢傳讀之於是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孟之

大聖大賢與吾神交意接於唐虞二代之上於是悲
焉喜焉手舞足蹈而不知焉是之謂友古然乎否乎
余曰有一於此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笑之以爲古
人糟粕蓋書所載者古人之粗所不可載者古人之
精粗爲言精爲心也今誠有志於古乃嗜其粗而忽
其精泥其言而不得其心所謂友而不心面友爾敢
以爲君規君矍然起謝曰可矣遂識其語

集虛書院記

餘杭孟君字集虛築室茗溪上爲讀書地以其字扁

之子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
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
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
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
所集乎然心爲物可虛可窒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向
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爲異物
所窒恍兮惚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衆喜
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
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亡子也吾孟君不然

君儒者而寄迹道家者流爲詩文咸有法度鍊元養
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旣乃爲世故役弗遂其志
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
外奇士游居講習於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君無
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
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
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爲絕學可歎也願君
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卽方寸之地朝而闢
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君益矣顏

子始好學終坐忘唯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

亦山齋記

余聞方外士云靜與喧境也所以知靜與喧者心也境無趣舍未嘗以靜爲是以喧爲非亦未嘗以靜爲非以喧爲是惟心有趣舍是非生焉於是崇殖貨利馳騫嗜欲之人必舍靜趣喧而之市矣飲冰食蘗怡神養性之士必舍喧趣靜而隱山矣二者莫不自以爲是而更相非也知道者則曰趣喧之市非矣趣靜

隱山亦豈得爲是哉心居魏闕而身在巖穴嬰情好
爵而假容江臯山果靜乎屠羊楚國者不願三旌賣
卜成都者無求苟得市果喧乎昧者由境不由心達
者由心不由境心苟喧也雖山而亦市心苟靜也雖
市而亦山予識之久矣會四明舒君來杭爲予言某
性嗜山而家平壤無攀躋之快臨眺之適病之間嘗
羅數石庭下寫數峯壁上盤桓其閒久與相忘忽若
千巖萬壑自獻左右則欣然笑曰是亦山也故以亦
山名齋子謂何如予曰未也舉前說告之君起謝曰

得之矣將歸識諸壁

沖天觀記

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吳貞節暨子虛間丘元同輩高蹈其閒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覲至元壬

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
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
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閒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
教龔先生請沖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霅溪上尋
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閒事未竟二公相先
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
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闔清流
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上者聞鐘磬音而
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

山益峻則迂徑以陟時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閒
列坐石可憩其最高豨圓壇可眺遠攜琴詠詩可以
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與談元理
常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堦庭
豺虎不得闖吾藩牆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
居之則嗜慾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
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
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
下必有脫迹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

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衆曰唯牧時
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爲識之時大德五
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

超然觀記

案此篇據洞霄圖志補錄

歲壬寅秋余自越西游大滌客超然館燕坐一室若
將久焉或曰大滌天下名山子天下名人也以名人
客名山固宜然子十年閒乃五六西坐席未暖又脩
然而東白髮垂耳漫浪湖海無寧居今之畱以歲月
期乎余笑曰余本無名奚以山之名不名爲哉且天

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木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營寧之生人腹中精神所照必以爲日月膏液所浸必以爲江河筋骨所樹必以爲山岳其周流百骸六臟而不見所窮必以爲四方萬里若是遠也而告之曰一人之外又有若人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何以異此人之生也自非甚天以歲月期之固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

忽然爾計人生之在古今亦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
見一歲月所期妄計去畱其閒乎雖然大滌誠名山
也前乎居此若我輩者豈無晉郭許二君功滿道備
上登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爲名也
由今觀之則今日去晉不猶且暮乎大滌去天不猶
咫尺乎我與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而又何慕
焉久亦可速亦可爲我燕坐亦可爲二君沖舉亦可
信以爲超然乎哉是歲冬至前二日錢塘鄧牧記

清真道院記

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
錯行者縈其閒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迄
九鎖山勢差闢直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
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志載月窟冰壺鏡潭試
劍巖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閒前知洞霄宮
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
元己丑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
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
堂齋閣庖湢咸有法度松柏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

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磴址四周若
牆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
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暑
於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
西南爲伏虎巖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沖
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
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入
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
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

仙苑
哉柰何流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
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靈旗孕
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
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
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
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昊天閣記

案此篇據洞霄圖志補錄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爲天日月星辰
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爲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

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爲人其兩閒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溥激蕩沃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元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閒又更洞霄宮舊誌所

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竝爲天下宮觀稱首信矣
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
一年閒再厄天變遂館層樓化爲飛埃土木之興難
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
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
今住山清修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冲
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
七十餘尺廣五楹跂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
雖妙有元真渺渺乎罡風灑烝之表然神化無方何

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
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爲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
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
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
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爲國家太平
地哉是閣建所繫甚重副官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
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
日錢塘鄧牧記

雪竇游誌

歲癸巳春暮余游甬東聞雪竇游勝最諸山往觀焉
廿四日由石湖登舟二十五里下北堰達江江行
九折達江口轉之西大橋橫絕溪上覆以棟宇自橋
下入溪行九折達泉口凡舟楫往還視潮上下頃刻
數十里非其時用人力牽挽則勞而緩焉初大溪薄
山轉巖壑深窈有曰仙人巖巨石臨水若坐垂踵者
有曰金雞洞相傳鑿石破山有金雞鳴飛去不知何
年也水益澀曳舟不得進陸行六七里止藥師寺寺
負紫芝山僧多讀書不類城府越信宿遂緣小溪益

出山左涉溪水四山回環遙望白蛇蜿蜒下赴大壑
蓋澗水爾桑畦麥隴高下聯絡田家隱翳竹樹樵童
牧豎相徵逐眞行畫圖中欲問地所歷名則輿夫朴
野不深解吳語或疆然諾或不應所問率十問僅得
二三次度大溪架木爲梁首尾相齧廣三尺餘脩且
二百跬獨野人往返捷甚次溪口市凡大宅多廢者
閒有誦聲出廊廡久聽不知何書殆所謂兔園冊邪
漸上陟林麓路益峻則睨松林在足下花粉逆風起
爲黃塵畱衣襟不去他香無是清也越二嶺首有亭

當道髹書雪竇山字山勢奧處仰見天宇其狹若在
陷井忽出林際則廓然開朗一瞬百里次亭曰隱秀
翳萬杉閒溪聲繞亭址出山去次亭曰寒華多畱題
不暇讀相對數步爲漱玉亭覆泉竇雖小可汲飲之
甘次大亭直路所入路析爲兩先朝御書應夢名山
其上刻石其下蓋昭陵夢遊絕境詔圖天下名山以
進茲山是也左折松逕逕達雪竇自右折入中道因
橋爲亭曰錦鏡亭之下爲圓池徑餘十丈植海棠環
之花時影注水渌爛然疑乎錦故名度亭支徑亦達

寺而繚曲主僧少野有詩聲具觴豆勞客相與道錢
唐故舊止余宿余度詰旦且雨不果畱出寺右偏登
千丈巖流瀑自錦鏡出瀉落絕壁下潭中深不可計
臨崖端引手援樹下顧率目眩心悸初若大練觸崔
石噴薄如急雪飛下故其上爲飛雪亭憩亭上時覺
霑醉清談元辯觸喉吻動欲發無足與云者坐念平
生友悵然久之寺前秧田羨衍山林所環不異平地
然側出見在下村落相去已數百丈仰見在上峯巒
高復稱此次妙高臺危石突巖畔俯視山址環湊不

見來路周覽諸山或紺或蒼覆孟者委弁者蛟而躍
獸而踞者不可殫狀遠者晴嵐上浮若處子光艷溢
出眉宇未必有意自然動人凡陵登勝觀華焉土人
云又有爲小雪竇爲板錫寺爲四明洞天余亦興盡
不暇登陟矣

代問道書

某生無他嗜好以富貴利達之事爲甚可羞大不獲
已浮遊塵俗然胸中耿耿者未嘗不欲騎長鯨跨黃
鶴與赤松青琴輩相與恣睢遙蕩於無何有之鄉也

俗士不足以語大方如榆枋閒斥鷃望九萬里扶搖之翼局局然笑之惡知天運無積天年易邁鼠肝蟲臂變化於塵埃糞壤中終爲造物所囿至於生而不著死而不亡曠百千萬歲而靈然獨存者唯我爾是以糠粃天地芻豢人物與夫羣動竝作竝止曾無有介然之累足以溷吾胸次者若是足以爲天下達人矣雖然至道杳冥深不可測纖芥弗審悔吝及之某自夤緣門下聽教誨之餘其心灑然以澄其神謬然以清其耳目皦然以明達及環堵之室從容尸居眞

知八荒之細如一芥而吾精神四達竝流上際於至陽之門下及於至陰之原也今三氏之書雖已貫穿雖已脗契而獨於天地之數所不行鬼神之靈所不知日月星辰之運所不能爲尙未有釋然者是以不憚稽顙投地皈命於下執伏望惻然垂憫施一匕之劑釋病起疾使聞所未聞不勝厚幸如尙隱祕天機遷延歲月某恐今日之逝來日復不止忽忽百年後委身墟墓荆棘莽然狐兔穴其中樵人牧豎指而笑之曰公等以仙人自居如何至此乎將必爲師門羞

蠟屐集序

蠟屐非屨非舄不足以忘足而阮孚愛之詩發乎情
性與蠟屐不類周公謹以名其集豈以阮孚所以忘
足者而忘心於詩物無美惡溺於所愛皆不得爲情
性之正安得與詩同日語然與爲阮孚猶愈於祖約
畏人況不爲阮孚者乎

張叔夏詞集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閒始爲長短句法非
古意古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鱸炙

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
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
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蓋其父寄閒先生善
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間落落不偶北上
燕南畱宿海上憔悴見顏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
公子醞藉身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與歲庚
子相遇東吳示予詞若干首使爲序云

鑑湖修禊序

歲丙申三月三日陳用賓劉邦瑞胡汲古與予舉修

禊故事會於鏡湖一曲舊所謂鴻禧觀今易爲寺遙
望蘭亭招逸少酌之祝辭云某歲月日敢告晉右將
軍王公惟公書法造化胸腑千歲之上不能發其端
千歲之下不得方其武彼高才與遠識夫故不待悉
數某等薄遊會稽俛仰今古俯山川其永慨傷歲月
之不與蘊藻潢汙用告時序臨風有懷隕涕如雨禮
竟主僧持酒出觴客客亦返觴焉問姓名不告以出
循柳陰復飲春波橋上歡甚有浩歌者有瞪目視太
虛者有連舉大白不置者浮船自禹廟返出橋下仰

見咸驚以爲異人間有起復坐喧笑亦不暇恤或感
慨言曰樂哉茲遊豈滅永和時乎此去蘭亭不一舍
而近風景猶昔之風景山川猶昔之山川井邑城郭
雖時有變更亦豈大異向日之井邑城郭邪天運無
情忽其千年晉人風流醞藉庸可復見方其畱連觴
詠俯仰興懷已知今日有感於其言者矣後之視今
政爲我輩發詎知千年後復有高曠如我輩者舉酒
相酌其人謂誰哉其言謂何哉於是相顧歎息余解
之曰不然千萬世一日之積也千萬人一氣之分也

死死生生於天地閒如閱傳舍來者不得不往往者
不得不來憧憧而未已也又安知晉人不復爲我輩
我輩不嘗爲晉人也哉而以死生爲大者前此蓋未
悟爾於是四人相顧而笑相攜扶而下分流觴曲水
韻賦詩舟中

西湖脩禊序

今年春予東遊上越三月三日越人士有事蘭亭右
軍祠余謝不往適同館人泛舟鏡湖上強與俱飲醉
分韻旣爲序之越數日有自杭歸爲予言祖禹領東

西州客十有四人脩禊事西湖以予不及與怏怏而已余笑曰杭越相去僅百里其在太虛中不翅同處一毫端我醉此若醉彼何與不與有邪又越月歸杭祖禹出所賦詩亦俾余序余追思醉越時坐念西州故人其樂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獨得知其樂其悲乎哉別未久也道未遠也其不相知若是則夫方生而知死足悲旣死而知生足樂豈通論耶一死一生瞬息間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晉人去我千歲矣不知我決矣我去晉人亦千歲矣不知晉人審矣

今日風流醞藉與永和數子同乎否乎以地觀之越
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觀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
世觀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則君與我握手而笑生
之類也分袂而往死之類也古人所以歎別離之難
乎天運易流人生有終會面之不可常也詩云詩云
傳云乎哉又惡知杭越所不能限死生所不能化古
今所不能則無伺於詩者

洞霄詩集序

案此篇據洞霄詩集補錄

余聞畫史云拳石勺水無甚奇觀落

意或造

其妙往往意在筆外氣足以勝之也千巖萬壑三江
五湖 雄偉浩汗駭目動心其氣已懾安得模寫盡
乎維詩亦然天下名山以罕得佳句窮陋之地或以
詩傳是已杭東南山 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

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自唐宋迄今題詠不少醇疵相
半 病余獨謂不然讀大滌洞天詩當如閱泰

山東海圖障姑取其命意之難勿以責備焉可也孟
君集虛聞而是之因舊刪定重刻之牧故爲序大德
六年十月大滌隱人錢塘鄧牧書

代祭和靖祠文

嗚呼咸平迨今二百餘年夫豈無人享榮顯於其間
泯焉弗宣而先生聲名與孤山俱傳問寒梅之幾花
儼清風其在前士以智力取勝者然乎豈然往誦先
生之詩寢食殆捐倚而和之未幾絕編是猶折楊皇
苓之僅入里耳自擬於咸池鈞天今也使奉祀祠下
我心慙焉三拜敬薦秋菊寒泉懷哉懷哉何以作先
生於九原

代祭胡葦航文

嗚呼晴晝花香露晨草翠夫子道意猛雷厲空怒雨
擊地夫子文勢黃河東注華岳西峙夫子浩然之氣
嗚呼以夫子之才之美胡不爲霖雨用棟梁器庇天
下澤後世而今也遽止於此嗚呼累辭不就高尙其
志常調待次眇焉委吏僑居京師猶逆旅之舍耳夫
子有子夫子有女豈清白遺之而已謂宜窮愁羈旅
之介必置於胸次而乃賓客不廢於觴咏師弟所論
者經義使坐春風立夜雪者恍然皆有所詣今河之
廣矣一葦航之舟楫失墜諸生又將安所倚嗚呼遙

遙紫帽去國幾千里生既無四壁可歸無一厘可糶
悠悠丹旒之言旋也夫子之精神其往其止雖然人
生所可貴者豈六骸耳目之所 則夫子與諸生諸
生之與夫子雖死生千萬化天地千萬變豈失其所
以交際故諸生知夫子之未嘗生未嘗死不過人哭
亦哭人祭亦祭也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維諸賢茲土之達人也或尙以德或崇以言夫既爲
百世之師盍通祀乎歷年佳哉吾杭鬱鬱芊芊納以

曼原層城繚以崇山徑川茲秀氣之所鍾故其人俶
偉而靜 昔宋之南有尹氏袁介湖塘而建祠立石
史而磨鐫自箕山之高風迄橫浦之鴻先三十九人
有婦人焉後附祠以爲方士之居使之潔粢盛而奉
豆籩豈不能厚美風化作新觀瞻使後來其永思彼
何恃而得傳夫何歲月不居谷陵變遷屋委蔓草碑
沈斷煙雖樵童牧豎過者莫不歎息何有責有守者
素餐而不厭某奉檄來居心酸涕漣闢西偏以爲堂
安明靈而告虔幸當路之景行不謂余以不然噫何

地無材何代無賢況東南之鉅邦宜接踵而摩肩自
陶唐以來三千六百餘年之間所祀者止若此使生
抱痛而死銜冤噫遠莫遠於仲尼略莫略於馬遷豈
無浮游大方老死丘園偶信史之失稽遂湮沒而不
宣有神有靈洋洋在天當鞭雲駕風相顧一笑勿以
姓名之不及紀而遐蜚獨騫撫大塊而永歎安得盡
南山之竹而爲編況我輩從容浮沈與時周旋旣無
高節茂行表表自見幾何不與草木同腐而遺恨於
九原三醜以告孰知余心之拳拳

寄友

案此篇據吳禮部詩話補錄

我在越君在吳馳書邀我游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遙
隔三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笑言何時寫我
相思知君去掃巖陵墓祇把清尊酌黃土浮雲茫茫
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約陳實聯騎須
來踏春色西湖千樹花正繁莫待東風吹雪積有酒
如澆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君沈醉不用醒人
生行樂耳何必千秋萬歲名

漢陽郎官湖

案此篇據元詩體要補錄

仙翁薄暮醉酒歸杖藜迷卻高陽池清風吹花綠陰
倒我笑謂是秋雲移還乘貫月槎夜過郎官湖崢嶸
星斗入江漢蕩漾槎影如鯨魚九華之真人邀我倒
玉壺麒麟擘脯供行廚依稀仙樂在空際碧山四映
寒蟾孤舉酒酌寒蟾明月下飲姮娥俱霓裳拂雲錦
萬荷露瀉瓊瑤卮麾幢掩靄羅煙空乃有三皇所授
之玉童風前飄飄曳廣帶對立十二秋芙蓉清香九
曲銀河通真人綠髮披春風錦袍玉雪照天地口說
姓字安南公是公多逸氣略與古昔賢豪同時能掃

月色延我石室煙蘿中又言昔同張謂所游地長歎
一覆丹霞鐘風吹仙樂度溪去我亦醉臥香鑪峯

九鎖山十詠

案此十詩竝下和杜南谷一首
據洞霄詩集補錄

陰陰大滌洞古色閱積鐵誰橫一石礙坐與三鳥絕
元同我先去不見肝肺熱

大滌洞

何年采真游遺此棲遁跡流泉金石奏伏鼠霜雪色
浮世幾興亡殘碁耿苔石

棲真洞

老龍山中居出山作霖雨風雲幾聚散田野正辛苦

神仙地位高使爾司下土

龍洞

鳳來青天開鳳去蒼石裂元風不復返世事日消歇

永懷接輿歌勿蹈東魯轍

鳳洞

至人猶神龍變化不可測隆然七尺軀印此一片石

我行半江海空飛杳無跡

仙人隱跡

浮雲無定姿滅沒須臾閒一朝化頑石千古遺空山

天地亦幻物誰能詰其端

雲根石

寒澗豈成蛟流泉亦非翠色緣映帶得意出飛舞外

雖無風霆化自與江海會

翠蛟亭

石巖千尺高曾見坡仙來坡仙化黃土巖石空蒼苔

縣知今人游復合後人哀

來賢巖

仙翁鍊丹去流水作丹色縈盤出九鎖川后不敢惜

豈無得道者一飲凌八極

丹泉

空山遺天壇之人在天闕風雷長爲護草樹不敢苗

何當追遐蹤一笑俯明月

天壇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

南谷仙翁游八極千山萬山遠相揖翩然一笑元蓋
天草木塵埃總湔滌晉人伏虎老空巖秦代隱仙遺
有聲幸喜仙翁能好客羽衣談笑晚風清

伯牙琴

伯牙琴

三九

仙苑

仙苑

仙苑

仙苑

仙苑

仙苑

仙苑

仙苑

仙苑

續補

陶山游記

是歲四月二日庚子王君與客舟行達九里薄天柱
峯下側入支徑三里游鳳凰山謁文清曾公墓所謂
松月菴者有可翫三焉曰梨屏昔仙人范氏畫梨折
枝於壁垂實三四及春郁然而香今徙置屏間神品
也曰子瞻題詩板刻繫歲月曰苦竹泉魯直書字徑
尺今刻石上泉正方深廣二尺沈沈如碧玉其下疊
石爲龕流泉落龕頂聲泠然屋壁置碑鐫吳道子畫

觀世音像廉宣仲石子瞻竹合爲一或亦以爲三絕
讀朱元晦陸務觀汪仲舉題字村婦取泉水瀹茶以
進出道禹穴陰天柱陽度黃闕嶺晉王獻之保母帖
所以發也又九里度大溪達平水唐元微之守越游
雲門道此聞有課子誦其詩者欣然訪之初不知微
之何如人一笑上馬去次盤折溪山間且六七里達
陶山爲貞白鍊丹地溪上橋曰集仙蓋貞白門人所
往來者今君作屋山下爲雲莊焉遠山複出望若冠
冕翼然其左者鷲鼻山也山勢聯屬高出天半截然

其右者舜田也是山絕頂土平曠相傳帝舜所耕上
銳下廣拔起千仞直其後者金峯也爲障爲屏且伏
且起限其前者卽陶諸山也林巒拱挹礮壑縈帶幽
香遠籟不知所從來余前道諸山深秀偉特率不是
過從古得道者必資山川靈氣發之故洞天福地仙
人是宅貞白卜地於此信不謬矣是日觴詠樂而忘
返姑識游觀所及同游姓名繫所賦詩

自陶山游雲門

明日辛丑自雲莊循澗西游石氏菴甘蔗作蘂下垂

大如瓠山泉注池終日爲雨聲有魚四足且行且泳
莫辨何物復東游陸氏菴西偏祠任公子陶貞白棟
且撓必壞其像君淒然徙旁舍酌而出歸飲悉大醉
更迭唱酬詩積几案相與枕籍席上睡醒讀之有自
不能識者明日壬寅循山折入支逕達南洋宋太傅
賈氏埋骨處路側不封不樹四周岡隴悉入鄰人家
樵童牧豎猶指而相告語方其沈酣私第坐制中朝
進取之士以比方伊周爲未足安知至此各賦詩弔
焉返憩龍山菴老僧年七十餘能道賈潰師時事語

未竟悲哽不能出聲蓋嘗游其門感激至此其視當
世公卿身爲黨與見其敗而革面擠之者亦有愧已
歸復醉飲如昨日又明日癸卯復由集仙橋出回顧
林巒依依若有情者循若耶溪行一水澄瑩橫布子
石上感爲粼粼激爲泠泠爽以懸崖崇岡奇詭萬狀
使人飄然欲仙不知在人間世任公子釣磯屹立溪
上數仞石趾橫罅去地僅尺許仰刻篆文好事者具
紙墨探手搨之雜亂難識亦不知何人作也然磯去
東海尙數百里所投釣竿不知以何竹爲之涉溪水

有亭榜曰雲門山山爲唐僧靈一靈澈居蕭翼崔顥
王維孟浩然李白孟郊來游悉有題句遐想其一觴
一詠固亦如我輩今日斯人皆歸盡也所直秦望山
爲始皇東游處李斯篆碑猶在山椒未暇往讀山勢
斗絕爲普濟寺晉洪明禪師得道于此雙峰翼然出
寺後僧房鑿池瀦泉取便道度黃泥嶺掬乳泉飲之
及雍熙寺有亭橋上曰好泉右廣福左顯聖又左爲
淳化有亭橋上曰麗句卽獻之故宅而所謂筆倉墨
池今在顯聖寺淳化有葛洪丹井古松上徑三尺脩

以丈計岐其端顧况所題者飲酒松下分太白句爲
韻賦詩返道裘氏義門門立土墩二自陳隋義聚迨
今累代旌表子孫蕃衍數百然未嘗教以讀書故多
朴野復出平水循故道歸胡君汲古爲余言繇若耶
溪上他道多怪石有峭壁高廣數十丈偉甚登刺浮
山絕頂有明覺寺者千歲佛道場兩峰翼寺左右下
臨大溪泉石清秀不減東山雲門爲寺者六此其一
也胡君云

右游記二首據吳石倉先生武林耆舊集錄補吳
蓋鈔自雲門集案第一首是日二字似陶山前尚

有記第二首末胡君云亦似未完

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平日所作不止是然於是見
大凡矣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閒
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
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
我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仙史卷之三十一

仙史卷之三十一

仙史卷之三十一

仙史卷之三十一

仙史卷之三十一

仙史卷之三十一

錢塘鄧牧心先生生宋晚季薄於榮名工古文詞雅以作者自命元大德閒遯跡餘杭大滌山手定詩文六十餘首名伯牙琴慨賞音之難也由元迄明亡佚過半南濠都少卿藏本已有文無詩矣予爲綴緝叢殘於舊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授住山張君禮恭刊附孟集虛洞霄圖志以傳洞霄山深境寂游屐罕至其行或未廣也爲別梓此本以遺同嗜先生所撰大滌洞天記三卷已歸道藏琅函金檢永與上清靈寶諸書竝垂不朽惟游山志及張

叔夏所題東游詩卷與林霽山倡和陶山十詠無從
物色遂成廣陵散矣惜哉乾隆丙午二月上浣歙縣
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